


拉斯普京创作研究

孙玉华 王丽丹 刘宏 著

拉斯普京的道德追求与创作思想形成于民间，这使得民间诗学有机地融入其创作文本成为可能。民间诗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拉斯普京思考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观、道德观、价值观及美学观的一种叙事手段。而作家创作中独特的民间话语显示出小说浓郁的民间意味，体现了作家深切的民间情怀与民间叙事立场。如果说拉斯普京的心理分析形式来自于俄罗斯古典文学，那么其小说的艺术形象性则依托于民间诗学传统。作家笔下的民间世界不仅是一个单纯承载道德和意识的文化世界，而且是一个充满了酸甜苦辣的人性世界，是弥漫着爱与良知的生命世界。它是作家认识民族生活、研究人民思想取之不尽的源泉，同时也是作家的一种艺术策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拉斯普京创作研究

孙玉华 王丽丹 刘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斯普京创作研究/孙玉华,王丽丹,刘宏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6805-0

I. 拉… II. ①孙…②王…③刘… III. 拉斯普京-文学创作-文学研究 IV. 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368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陈 莎 责任印制:张文芳

拉斯普京创作研究

孙玉华 王丽丹 刘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02-006805-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语境	7
第一节 群体通性:西伯利亚文学	9
第二节 个体特质:拉斯普京的早期创作	23
第三节 传承经典:作家的世界图景	36
第四节 社会“病态”:世纪末的文化转型	54
第二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悲怆展示	65
第一节 精神家园:生态意识与存在主义	67
第二节 乡土守望:“俄罗斯土著”与“原始意象”	78
第三节 绝望悲歌:死亡意识与人生困境	92
第四节 逃避现实:梦中的安逸与梦醒的仓惶	103
第三章 文化民族主义的拯救意识	115
第一节 苍凉呐喊:与日俱增的政论成分	117
第二节 血脉相承:难以挣脱的民族记忆	128
第三节 灵魂皈依:释放希望的宗教情怀	140
第四章 传统现实主义的民间立场	156
第一节 民间情怀: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	159
第二节 乡土话语:质朴深沉的民间叙事	167
第三节 直面现实:新千年的惊世之作	182

附录一	中俄拉斯普京研究概述	195
附录二	拉斯普京主要作品勘目	206
附录三	参考文献	215
后 记	225

ОГЛ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1
Глава I . 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нтекст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идеализма	7
1. Общность коллектива: Сиби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9
2.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личности: Ранне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В. Г. Распутина	23
3.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классики: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В. Г. Распутина	36
4. Болезн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Культур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54
Глава II . Трагическое освещен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65
1. Духовный очаг: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	67
2. Оставшиеся в деревне: «Русские аборигены» и «первобытный образ»	78
3. Отчаянный крик: Сознание смерти и затрудните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92
4. Бегство о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кой во сне и растерянность после сна	103

Глава III . Спасите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115
1.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 – печальный крик: Всесильное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ое начало	117
2.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рода: Вечн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амять	128
3. Душевное пристанищ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чувство вселения надежды	140
Глава IV . Народная основа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реализма	156
1. Народное чувство: Грезвый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159
2. Деревенская речь: Безыскусственное народн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167
3. Лицом к лицу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ново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182
Приложение 1 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творчества В. Г. Распутина в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е	195
Приложение 2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изданий В. Г. Распутина ...	206
Приложение 3 Список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15
Послесловие	225

引 言

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 1937—)是当代俄罗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俄罗斯农村小说的代表作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至今,作家创作已有四十余年。在四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拉斯普京始终以真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断把目光投注到社会焦点问题上,试图从社会现实深处挖掘人类存在的意义,并在更深广的历史意义上探讨俄罗斯现实问题。作家真正步入俄罗斯文坛的是六十年代中篇小说《给玛丽娅借钱》(1967)的发表。这部作品发表以后,随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同时也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承认。此后,作家于七十年代又相继发表了《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并要记住》(1974)、《告别马焦拉》(1976)等几部力作,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几部作品的成功给作家带来了无数的荣誉——苏联国家文学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荣誉勋章、劳动红旗勋章,也由此奠定了作家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史中的文学泰斗地位。八十年代的《火灾》(1985)和九十年代的《住院》(1995)、《下葬》(1995)、《出乎意料》(1997)、《新职业》(1999)、《木屋》(1999)及新世纪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2003,以下简称《伊万的女儿》)等作品无不充满了作家对生命思考的焦虑,对人类生存境地的忧患意识。二〇〇二年,为奖励作家对俄罗斯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作家四等“祖国功绩”勋章。二〇〇七年三月,在作家七十周岁生日之际,普京颁布命令授予作家三等“祖国功绩”勋章,奖励作家

“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多年坚持不懈的文学创作活动”。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拉斯普京最突出的个体特质是将俄罗斯民族命运提升到形而上学高度并对其进程及走向进行深邃的哲理思考,其作品中始终跳跃着民族的良心、个性问题,闪现着民族的使命、文化的内涵,这种对俄罗斯传统文化道德的苦苦追问,使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作家的思想及其作品中积累沉淀成为可能。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拉斯普京始终紧随时代,虽然作家的艺术观偏于传统,但深切的人文关怀与价值探索的努力使作家的作品厚重而感人,因为他所思考和表达的,始终是关乎人类命运的深层次问题。当所有的人认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是理所应当的现实,当人们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却熟视无睹的时候,拉斯普京敢于直面现实的惨淡,以激烈犀利的言辞和深刻辛辣的政论文对现实和政府进行淋漓的抨击。拉斯普京在不断提高对世俗种种诱惑的免疫力的条件下,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操守,保持一个爱国主义者的精神上的高贵,在充满喧嚣、阴霾和毫无出路的境地中坚持思考、追求和揭露。

尽管拉斯普京从未涉足历史题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的创作,但作家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作家。几乎在拉斯普京的每一部作品中,作家都为我们最大限度地揭示了其目力与经验所及范围内的所有深刻的历史现象。《活着并要记住》——关于作家还是孩童时遭遇的卫国战争;《告别马焦拉》——关于为修建水电站而淹没村庄破坏生态的故事;《火灾》——关于现实社会道德堕落的真实境况;《下葬》——关于逐渐赤贫化的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新职业》——关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危机的启示;《伊万的女儿》——关于争端纷起的俄罗斯民族问题;而《木屋》中的阿戈菲娅老太太及其木屋坎坷多舛的命运简直就是千年来俄罗斯命运的真实写照——在困境中始终保持着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在沉默忍耐中拼搏,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显然,拉斯普京善于

将已经破碎零落的俄罗斯当代生活继续审视和思考成统一的整体,看清其本质并以此赋予其疗救病体的希望。拉斯普京的真英雄勇气或许正在于此吧!有人把作家比作是“靠金钱、武器和谎言更容易操纵的社会里的”“一股毫不动摇的清澈澄明的道德泉流,……如同黑夜中的探照灯,一次又一次地照亮现实生活前进的道路……”拉斯普京的作品不仅如黑夜中的一束光为迷惘中的俄罗斯人照亮了前行的路,而且其精辟透彻的语言及声嘶力竭的呐喊犹如一道激光直逼病入膏肓的民族肌体,以期起到拯救的功效。在高度追求物质利益的今天,作为一位传统文化与和谐自然的维护者,拉斯普京的作品显示出更加尖锐的批判锋芒。作家对人类价值取向的独立思考、对道德准则的无限苛求均植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浸染及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从肉体死亡到精神堕落,从传统内部的认同危机到西方文化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作品中体现了作家厚重的人文关怀及对历史的换位思考,同时也显示了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作家的存在意义。

拉斯普京的作品中弥漫着经典痕迹:它既是当代作品又超越时代,它屹立于俄罗斯经典作品的肩上,因此它看得更辽远,更清晰。其作品既反映了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土著人”的精神特征,也揭示了整个俄罗斯当代年轻人难以名状的生存焦虑与拼搏挣扎,同时也体现了遭遇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人在瞬息万变的漩涡中表现出的文化身份与精神追求。拉斯普京的存在无疑为当代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画卷上抹上凝重的一笔,其创作体现了植根于大地的“草根性”的思想。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拉斯普京始终立足于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对人类命运及生存价值进行殚精竭虑的心灵关照并展开厚重的人文思考。作家以基督教的处世哲学对人的生存处境进行深刻的文学挖掘,将符合宗教特质的一切人性、现象划归成道德偶像,总结成民族自我认同的道德标准;作为一名富于道义感的作家,拉斯普京无疑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化的良心,作家始终强调文化

必须要有根基,并因此不断诉诸于民族记忆主题,呼吁只有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成果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之作;作为一名富于责任感的社会活动家,拉斯普京对俄罗斯传统文化与道德准则在“改革”浪潮中遭到的史无前例的冲击深感不安,并积极参加对生态环境、历史文物及传统文化的保护活动,作家尤其难以容忍毫无必要地摧毁历史悠久、饱含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村庄的非理智行径,作家的这种守望民间拯救文化的行为无疑为文化界树立起一面可以参照的猎猎旌旗。

道德理想主义是拉斯普京一生不懈追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一追求源于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西伯利亚文化的熏陶与作家对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追求道德理想和捍卫传统道义是作家道德理想主义话语于文本中的具体反映;文化保守主义是拉斯普京一面永远不倒的创作旗帜。看不得丑陋与虚伪的社会现象的拉斯普京积极运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批判现实社会的道德,其笔下的女性形象、生态主题、死亡意象等文学成分无疑显示出作家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理性精神;文化民族主义是拉斯普京一贯不变的创作目标。拉斯普京的民族主义者的文化身份体现为肯定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并在其创作中不断以政论成分、记忆主题、宗教情结等为突破口弘扬保持具有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传统现实主义是拉斯普京创作一以贯之的出发点及归宿。作家反映生活的现实感,关注社会历史问题的敏感感和秉笔直书的艺术胆识均表明作家不仅继承了现实主义经典传统,而且以富于时代精神的内容充实和丰富了这一文学传统,尤其作家能够从真挚自觉的民间立场出发,以民间话语展示民间故事。

通过对作家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历史环境及作家对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分析,对作家作品中存在主义命题的深刻挖掘及其他主题意象的考察,对其民间立场与民间语言的剖析,可以看出,拉斯普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二十世纪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研究作家的作品可以窥见二十世纪后半叶俄苏文学发展的

基本轨迹,有利于全面系统勾勒出这一时期俄苏文学发展的整体画面,进而完成对俄罗斯文学,包括作家、作品、读者理论的一次思想、文化解读,以寻求客观存在着的俄罗斯民族文学内在的共通性。

此外,本书所涉及的年代,如果不做特别标明,均为二十世纪。

应该说,作为活着的经典作家,拉斯普京的创作远比我们在本书所做的评析丰富、复杂得多,其创作内容远非道德、生态、记忆、宗教、民族等问题所能涵盖,其创作思想及创作表现也不是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及传统现实主义几个层面所能穷尽。笔者不揣浅陋,对拉斯普京创作不成熟的把握和研究,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拉斯普京本人如今仍笔耕不辍,无论如何,我们都将会一如既往地关注作家本人及其创作。我们相信作家一定会有更璀璨更深刻的作品面世,我们也衷心地希望,下一次再与作家做文字交流时,我们的材料更翔实丰富,引证更切中肯綮,辨析更透彻精微,文字更流畅亮丽。

第一章 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语境

道德理想主义,就是把道德理想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社会的道德水平作为评价社会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标准或尺度。拉斯普京曾经说过:“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解决经济问题,我只对道德问题感兴趣,对人及其在道德方面的得失感兴趣。”^①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拉斯普京向来从道德优先性原则出发来评价社会,因此作家往往走向对文明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趋势的强烈排斥乃至否定。作家情急之下的道德主题并非因理想丧失、道德堕落的俄罗斯今天的世俗化和市场化而起,只是社会剧变才使其道德焦虑有所凸显。作家的这种对社会道德情操的崇高要求源自于西伯利亚地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还有作家本人与生俱来的人格精神及一以贯之的文学内涵,加上俄罗斯经典作品的美学成分与苏联文学经验的不断积累。

在俄罗斯当代作家中,拉斯普京是特立独行的,他从创作伊始就选择了西伯利亚这一特定地域文化背景来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其小说时空中弥漫着瑰丽旖旎的西伯利亚自然风光及这方水土所特有的奇风异俗,充满了特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胸襟坦荡、善良木讷的西伯利亚人。西伯利亚因其蛮荒凋敝、人迹罕至幸运地为自己积累了底蕴丰厚的文化财富,尤其是迅猛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的西伯利亚文学以其题材多样、体裁各异奠定了自己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可以说,西伯利亚固有的文化特色成就

^① Зубанич Ф. Право писать[J]. Радуга, 1980, 2: 172.

了拉斯普京卓尔不群的地域文化心理,也为拉斯普京日后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提供了锻造场所。

童年的所见所闻滋养了这位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文学创作天赋,西伯利亚冬去春来、秋来暑往的季节交替与自然风光,甚至出现在作家极富政论性的作品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作家置身于西伯利亚这一重大而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心时,他完成了生态与道德创作主题的选择。拉斯普京本人的文化性格与人文精神的逻辑起点的构建,与其对俄罗斯经典作家作品的传承关系密切。拉斯普京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宁、肖洛霍夫等俄苏作家为主体的民间美学传统炉火纯青地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创作中,使其创作中的艺术积累既有俄罗斯传统文学的人民的痕迹,也有作家个体特质的烙印。

二十世纪末,在俄罗斯风起云涌、诡谲变幻的人文背景下,精神资源积累丰厚的拉斯普京能够不受知识分子普遍遭遇到的自我认同危机的影响,继续不断地完成对传统文化与祖先生存特质的认同与皈依。由于严谨的理性与高度的清醒,使作家能够在大众文化甚嚣尘上、商业文学蔓延流行之际,仍可以一如既往地经营传统的道德题材,关注日渐凋零的生态环境,进行真诚的乡村坚守。其于创作初期显示的某些精神姿态一直坚守到今天,这种偏执得有些极端的顽强无疑显示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第一节 群体通性：西伯利亚文学

西伯利亚为俄罗斯境内亚洲地区的一片广阔地带，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迄太平洋，北临北冰洋，西南抵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山地，南与中国、蒙古和朝鲜等国为邻，面积近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除西南端外，全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的人口约四千万，其中俄罗斯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的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科米人、雅库特人、图瓦人等，人口主要沿铁路线分布。西伯利亚在一个没有到过此处的外人眼里似乎更像是一个形象的区域范围而不是一个地理名词，人们通常把它与雪域、严寒、空旷、野蛮联系起来。

一望无际的雪原在苍穹下无限伸展，云层灰白的夜空里闪耀着色彩缤纷、变幻无穷的北极光——地域辽阔、神秘遥远的西伯利亚常给人以萧条肃杀之感。尽管自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沙俄便越过乌拉尔山长驱直入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但长期以来西伯利亚始终没能摆脱蛮荒凋敝之地的称号。及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竣工开通后，西伯利亚地区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以俄罗斯民族为主的人口大量东移，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工业得以迅猛发展。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水力资源的开发、大型油气田产业的发展、贝阿铁路的建成通车，西伯利亚人口一直处于递增状态，工农业呈现出发展态势。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土地为西伯利亚人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几乎拥有世界上已经发现的一切矿物资源，用俄罗斯人自己的话来说，在他们的地底下埋藏着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物质。西伯利亚因此成为俄罗斯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成为“世界上最后一块

拥有巨大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大陆”^①。慷慨的自然环境不仅造就了西伯利亚人高大魁伟的身躯、宽广豁达的胸怀、豪爽练达的性格,同时也练就了西伯利亚人坚忍顽强的毅力、超越常人的天赋和超凡脱俗的创造力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可以说,西伯利亚是一块高度文明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丰厚的地域。

一、底蕴丰厚的西伯利亚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用这句话来形容西伯利亚人独特的文化传统、风俗民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天然孕育于西伯利亚这方水土的西伯利亚文化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增添了绮丽旖旎的地方风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起源于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教。很长一段时间萨满教成为这里广泛流传的宗教信仰,是民间文化的重要形式。在其他各种外来宗教传入之前,萨满教几乎独占了西伯利亚各少数民族的古老祭坛,因此这一原始性宗教在这里的影响根深蒂固。不以信仰为主而以经验为重的萨满教供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推崇万物有神论,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萨满因企图以精神方式掌握自然神力的玄机与奥秘,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而受到当时民间的欢迎。其沟通、祈福、驱邪、保平安等宗教行为模式决定了萨满教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萨满教也因此使民间感到存在本身的价值与意义的同时,产生了生命不断回归的美好信念。从十八世纪开始,沙皇政府大力支持东正教在西伯利亚的传播,并采取强制手段推行基督教化。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其他各种宗教的传入,当地居民原来的信仰并没有消失,萨满教逐渐被赋予新的内涵,其原始性宗教因素仍以各种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其安抚民心、慰藉灵魂等方面仍对当地居民起着不可替代的精神作用,对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发生着重大影响。这一被遗留

^① Андерссон У. Прекрасный край Сибирь[N].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ая правда, 1977 - 03 - 17.